



我的集體生活

—— 1949 — 1956 —— 1957 — 1964 ——



我的集體農場生活

譯觀海 著娜林奇安

時代出版社

П. Ангелина
Страницы из колхозной
жизни

Перевод Хай-Куай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我的集體農場生活

著者 安奇林娜

翻譯者 海觀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一—

電報掛號：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СРОСНРУВСО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一萬冊）

830(2)
3044



娜 林 奇 安

以生坦曲融佳以非

譯 觀 海

社 版 出 代 時

CH 10/06

——

先前我的爸爸是一個農業勞動者，他在一九二五年和他的三個兒子組織了一個共同開墾土地的家庭組合，於是開始從工作上去得到自己所應該得到的東西。他天一亮就起身，把我們都叫醒，然後一整天的時間我們都在田裏度過，大家專心一志地耕種自己的土地。

『一個人應該不斷的工作，』爸爸經常對我們說。『你一輩子有多少日子，你就應該工作多少日子。』

不久，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來到了。四月的陽光燦爛地照耀着田野裏，發散出濕潤的泥土氣息和樹上嫩芽的芳香。那一年，我們村裏第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的組織成立了。爸爸被推舉為負責人。我們全家——一個相當大的家庭——都參加在裏面。我們，爸爸的孩子們——尼可拉、伊凡、瓦西里、康士坦丁、娜迪婭、蘭娜和我自己——從爸爸的血統中，繼承了他一生稟賦中最寶貴的一件東西——對土地勞動的熱愛。我們可以發誓，當我們在集

體農場上工作的時候，大家並沒有玷污家庭的榮譽。

當富農們怒氣沖沖地發着脾氣的時候，我們繼續做我們鞏固集體農場的工作，集體農場的人手一直在增加着，我們的景況也變好了。爸爸穿着新的衣服和新的靴子，得意洋洋地走來走去。我們孩子們也覺得比先前要快活些。雖然集體農場生活的敵人們仍舊想跟我們鬥爭，但這只像一隻小狗在反抗一頭大象罷了！他們把石頭投在我們窗子上，富農們要謀殺我的爸爸。他們恐嚇我們說：『如果安奇林一家人再不離開農場，我們就要把他們的產業燒成灰燼！』然而誰能拋棄用血汗得來的土地呢？這是農民們從幾百年的鬥爭中得來的土地，這是我們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給我們的土地啊！

當時我只有十六歲。最初我做牧羊女和小馬夫，後來我在集體農場的牛奶棚裏做擠牛奶的女工。尼可拉、伊凡和瓦西里，則在田地裏工作。他們在斯大洛。伯歇佛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支部。我打的是少年先鋒隊的紅領帶，他們佩帶的是少共團的徽章。

富農們常常嘲笑我說：

『看帕莎的獅子鼻呀，她現在也神氣活現的打起紅領帶來了！』
他們在街上碰見我媽媽時，也惡意地譏諷她說：

「看來你是想教你的孩子們揚名世界吧，是不是？我們倒要看一看你的顏色！」

「我敢說，」我的母親回答他們道，「在你們政府當權的時候，我的孩子們是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但是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蘇維埃政府，我的孩子們就決不會沒有出息了！」

在今天來回想這些事情或把它們寫下來，當然是很容易的。但是那時實際生活着的却是一段艱苦的、非常艱苦的日子。集體農場剛剛成立，富農們就瘋狂地守住土地不放。因為我們胆敢侵犯他們的不義之財，胆敢侵犯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去獲得的產權，於是我們就成為他們恨入切骨的敵人。他們就要如虎如狼地來對待我們。

一天晚上，當我正在牛奶棚裏逗留，忽然發現了這樣的兩隻「虎狼」。他們在夜色籠罩下，悄悄地溜了進來，想把我們的牛殺死。但在他們還沒有能夠跑掉以前，我獨自把他們捉住。我真不知道自己的氣力是從哪裏來的，先是一拳打倒了那個身體粗壯的、惡狠狠的傢伙，再一拳打倒另外的那個，把他直打進我們安放配給飼料的敞開着地板門的地窖裏面。其中一個匪徒還想用刀來戳我的胳膊。到了第二天早晨，牛奶棚裏擠了一大羣人。

「那些強盜們對你很兇暴嗎，親愛的帕莎？」爸爸不安地問我。

我嘆喟一聲的笑了出來。

「他們沒有機會來對我兇暴——倒給我狠狠地揍了一頓。」

「好！這才是我的好女兒！」爸爸說。「帕莎，你已經替我們立了一個榜樣，以後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集體農場生活的敵人了。」

「爸爸，我要保護集體農場的財產呀。」我回答道。

爸爸的眼睛明亮起來，臉上閃耀出喜悅的光輝。

「好的，我能夠看到我的孩子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啦。」他說。

聽到了爸爸的誇獎，沒有言語可以形容出我內心的快樂。我感覺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個女孩子，周圍盡是些朋友們和工作伙伴們的面孔。我走到爸爸跟前，拿過他那寬大而粗糙的手吻了一下。他也轉過來吻了我一下……

我們一村的人都明白這是新生活的日子。一旦回想起這些日子，我的心裏就要湧起一種深刻的感情和高傲。

在夏天，我們集體農場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都在田野裏熱烈工作，幫助自己的爸媽媽收割糧食——這是最好的收成，使人一看到，精神上就覺得愉快。

「喂，我的朋友們，」爸爸說，「我們今年已經豐收了，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充分

的麵包了。國家的倉庫裏將堆滿金黃色的穀粒。這一切都是屬於我們的。這一切財富都是我們用自己的手創造的。我們在爲自己工作，同時也在爲自己的政府工作呀！」

這是一九二九年，人們說，時間產生智慧。這年我正在上學，許多冬夜，我都在集體農場的牛奶棚裏度過。在空閑的時候，我閱讀托爾斯泰、高爾基、普希金和契訶夫等人的作品。

有一天晚上，我住在家裏，因為家裏的事情很忙，一直到夜深纔睡去。大清早起身，我的哥哥伊凡就來敲門。我開門讓他進來。他在地板上很小心地走着。水從他的衣服上淌下來，淌了一大灘。他的羊皮外套、他的褲子、甚至他的賈克，都濕了，而且滿是油膩和污斑。

『帕莎，我什麼東西也不要吃，』他說。『如果你替我找一個睡覺的地方，我倒想睡一會兒。』

我一定要他先吃一點東西，事實上我已經向他叫喊起來了，因為我知道這是唯一征服

他的方法。於是伊凡脫去他的羊皮外套，在桌子旁邊坐下來。

「你究竟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呀？」我問他。

「是爲了這麼一點事情，讓我來慢慢告訴你吧！」他神祕地說。「你會聽到，不久就會聽到……哎，多麼了不起啊！你等着吧，等到它開動的時候——你會聽到一種轟轟隆隆的聲音，整個村子也都會聽到這種聲音！它將勝過一切舊的東西！」他高興地向我眨了眨眼。沒有多久，我就從他嘴裏知道有兩部曳引機已經運到斯大洛·伯歇佛來，並且從城裏來了一個人，這人要教他駕駛曳引機的方法。

「曳引機？」我問道。「它像什麼東西呀？」

伊凡格格地笑起來。

「噯，這是一部機器、一部巧妙的機器呀。它既能犁地，又能播種。」

「這種機器很複雜嗎？」我問。

「是的。」

「我也要去看看……」

「你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哥哥突然打斷我的話。

「也許曳引機也是我的事情呢；」我尖刻地回答他一句。

我的哥哥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說：

「呀，現在要回去看曳引機了！」

他重新披上濕外套，走了出去。

我走到窗前。黎明奶白色的晨曦，正在迅速變為淡紅色。

在當時，與其說是憑着我的理智，不如說是憑着我的熱情去理解這些機器對於集體農場的用處的。從那時起，我就覺得自己最適當的位置應該是去站在曳引機的駕駛輪後面，這一個念頭整個地把我迷住了。在學校裏的時候，我想着它，在牛奶棚裏的時候，我也想着它，還有上床睡覺的時候、早晨醒來的時候，我都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它。

我已經打定主意要到放着曳引機的工廠裏去參觀幾次。

有一次，我到工廠裏去參觀，看見那位講師正在一本本地審查班上學生們的練習簿子。有兩疊練習簿堆在桌子上，他戴了眼鏡坐在那裏讀着，一面隨時用鉛筆在簿子上毫不留情地劃着紅綫。

「安奇林！」講師叫道，同時把一本練習簿攤在一旁。「你在實踐方面已經做得很

好，但是在理論研究上，却沒有多大的進步。」

『我要試試看做得好些，伊凡·費奧多洛維奇，』伊凡回答道，他的臉羞得通紅，像一個小學生。

『安奇林同志，就請你照所說的話做去吧，我對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哩。』

我的哥哥蹙着眉尖望望我。以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這樣的不高興。大概因為伊凡·費奧多洛維奇當着我的面批評了他，使他覺得惱怒和害臊吧。我對他說：

『別着急，你會做好的。』

『我不來請教你！』他惡聲的回答我。

『瞧你，爲什麼要發脾氣呀？』伊凡·費奧多洛維奇責備我的哥哥說。他站起身來，在廠房裏走了一轉，然後對我看了兩眼。

『喂……』他走到我的面前說。『我好像常常看見你到這裏來。你對曳引機很有興趣吧？』

『是的，你知道，我想……』

『你想做一個曳引機駕駛員，』他代我說完了這一句話，微笑着。

我告訴他，我的確是這樣想着。

『有趣，有趣得很，但是……曳引機的駕駛人並不是我能夠隨便推荐的。這純粹是一件男人的工作。在農場的實際經驗中，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女人可以駕駛一部曳引機……』

『在蘇維埃政府沒有出現以前，我們村裏不曾有過的事情也多得很呢！』我說。

『別妄想吧。』

『不是妄想，我說的是老實話。』

『她是想怎麼樣，就要怎麼樣的，你決不能說服她，』哥哥插進來說。『我們曾經想說服過她的，但是沒有用處。她想曳引機快要想得發瘋了。』

我被激惱了嗎？是的，他們激惱了我，使我非常惱怒。而且有時我的確覺得是完全絕望了。有一次，我和媽媽談起這件事情，她也企圖緩和我的情緒，她說，『做一個機器匠並不是女孩子的分內之事。』

『親愛的帕莎，好好地讀書吧，感謝上帝，也許你會做一個教員呢，』母親勸勉我說。『我們將儘可能供給你讀書，只要你肯用功，我們是一點兒也不吝惜錢的。駕駛曳引機是男孩子們的事，對於你並不合適。』

連媽媽也不瞭解我，這使我非常傷心。我們村裏有四五十個男女孩子已經到各城市去升學了。他們升學的目的，都是要在將來成為冶金家、化學家、農業家和醫生。但是我呢？我將做什麼呢？我的夢想是要成為一個曳引機的駕駛員呀！我熱愛土地。從事農業纔是我的真正的職業。這是我從爸爸那兒繼承下來的志願。我的爸爸跟先前的祖先們一樣，他們吃吃力力用木犁翻鬆泥土，可是從來沒有得到過肥沃的土地。

蘇維埃政府帶來了科學。我們的村子裏也有農學家出現了。我們已經熟悉了許多新名詞，列如農田輪種法、紫苜蓿、科學化耕作等。現在又有了曳引機了。我要在田地裏完成爸爸所沒有能夠完成的工作——造成肥沃的土地，來向祖國奉獻金黃色的穀粒。

終於我如願以償，開始學習駕駛曳引機了，想一想我的快樂吧！在冬天，我進機械化學校讀書了，到了夏天，我已做管理拖車的女孩子了。我的目的已經接近，伊凡對我的態度也改變了。有時候他不讓別人知道，允許我試着駕駛曳引機。

夏季的一天，我回家很遲，（哥哥每次把曳引機交給我，總是如此的），我筆直往家裏走去。走在半路上，忽然碰到了爸爸，他一看見我，喉嚨裏就發出一種奇怪的急促的聲音，說（我不知道他是在哭還是在笑）：

「我已經看到你駕駛曳引機的樣子啦。」

「對於這份工作，我可以說還沒有熟練，」我回答說，「但是我希望很快就能熟練起來。」

「不，」爸爸說，「你駕駛得很不錯，我敢說，真正的不錯。你已經把土壤弄得肥沃起來啦！」

爸爸的話，在我的耳朵邊正像美妙的音樂。他又抱住我說：「駕駛曳引機的確是你的行業，要是你不繼續幹下去，那纔是一種恥辱呢。」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我正式成為曳引機駕駛員了。我的曳引機不大會出毛病，至少比別人要出得少些。在生產方面，我的成績總是超過許多同志。我得到突擊工人的稱號，得到工作優良的徽章，還得到一筆特別的獎金，但是——信不信由你——我忽被調到油庫裏去担任倉庫管理員的工作了。

別人告訴我，這是一種「昇級」的方法。可是當時在我心中所燃起的憤怒，却比什麼還要強烈！我遇見每一個人，走到每一個地方，都要大發牢騷，聽着我訴苦的人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瞭解我的。大家都勸我不要「無理取鬧」，小題大做，還是做一個倉庫

管理員的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人民常常可以去請求黨來幫助主持正義。於是我就去見斯大洛·伯歇佛機器曳引機站的政治部主任米哈洛維奇·庫洛夫。雖然接見之前我得等候一些時間，要等先到的人接見之後，才輪到我，但是我見他並沒有什麼別的困難。而且見了他以後一定可以有辦法，因為會客室裏擠滿了纔下班的曳引機駕駛員，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許多有關這位政治部新主任的事情。

一走進他的房間，我就激動得要流出眼淚來了，但是庫洛夫親切地對我說：『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助嗎？』。這一句一問，立刻使我平靜下來了。在談話的過程中，我又恢復了自己的激動，但這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激動了。

庫洛夫細心聽我說話。他是一個使人驚異的、善於傾聽對方說話的人。我終身不會忘記感謝這個動人的男子，這個聰明而機警的布爾雪維克。

當我問他，是否他也認為駕駛曳引機不是屬於一個女人的工作時，他說，『你的工作是應該在曳引機駕駛輪旁邊的。』

我們仔細考慮了一切得失之後，就決定組織一個婦女曳引機隊。在跟庫洛夫的談話中，我瞭解到光是我一個人有經驗是不夠的，於是我決定組織一個龐大的女曳引機駕駛員